

新疆出土写本《诗经》残片补考*

徐 媛 媛

内容摘要:本文对旅顺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古《诗经》写本进行比定和初步分析。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唐写本《诗经》残片共5件,其中1件白文本,4件笺本,都是毛诗郑笺本系统,与大谷文书中的《诗经》关系密切,可直接缀合或属同一写本。德国国家图书馆藏2件《诗经》,一为六朝写本,一为唐写本,均系白文本。这7件中古《诗经》写本几乎都出自吐峪沟,很可能是寺学教育的产物,再次有力证明儒家经典在吐鲁番地区得到过广泛传授。

关键词:旅顺博物馆 德国国家图书馆 《诗经》 新疆出土写本

《诗经》早期写本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话题,就载体而言,主要是石经本、简本和纸本,尤以后两类为重^①。中古写本基本是敦煌、吐鲁番所出,其中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诗经》写本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刊布和整理^②,吐鲁番出土《诗经》则极为零碎,情况也更复杂。19世纪末,各列强探险队在新疆境内活动,劫掠走大量中古时期的写本,散落于世界各地,其中就有《诗经》。民国时期黄文弼在西北的考察,以及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吐鲁番墓葬的发掘,也都出土过一些《诗经》残片。朱玉麒先生曾对吐鲁番发现的《诗经》作过一个简单的叙录,计有10个写本,分散于黄文弼收集品、大谷文书、德藏吐鲁番文

* 本文系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70006)成果”]成果之一。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同项目诸位师友的多方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① 葛立斌:《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80-85页。

② 张涌泉主编、审订,许建平:《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2册《群经类诗经之属》,中华书局,2008年。另参许建平:《敦煌〈诗经〉写卷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68-77页。

书、阿斯塔那及洋海墓葬出土文献内^①,加上已经佚失、只有照片存世的德藏TITD54《毛诗正义》^②,总共11个写本。受限于资料的刊布,上述统计必定不是最后的结果。本文主要讨论收藏于旅顺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写本《诗经》残片,前者未为学界所知,后者则极少被论及。

一、旅博藏《诗经》残片的复原

1. LM20-1466-12-14《周颂·访落》

本件首尾、下部残缺,存2行,经文大字,传文双行小字,楷书精写,有乌丝栏,唐写本(见图1)。录文如下:

(前缺)

1]矣□[

2 之道上下[]

(后缺)

首行大字“矣”上,据书写空间推算当有一字。检索文字,可知道此件是《周颂·闵予小子·访落》,未见于之前的敦煌本和吐鲁番本,文字和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简称“刊本”)^③同,是郑笺本。据刊本可将此件残缺文字复原,方括号内为拟补文字:

(前缺)

1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2 之道,上下[群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访落》一章,十二句。]

(后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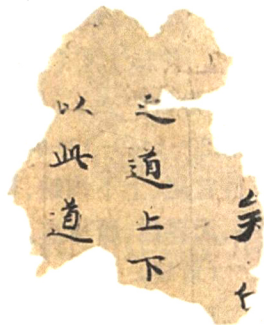


图1 LM20-1466-12-14

①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91-92页。

②大谷胜真:《高昌国における儒学》,《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富山房,1936年,第224页。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扉页图片”,春秋社,1939年。西胁常记:《〈毛诗正义〉写本残卷:消えたベルリンの一残巻と日本に传世する七残巻》,《文化史学》67,2011年,第29-64页。石立善:《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诗经研究丛刊》第24辑,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63-84页。西胁常记:《中国古典時代の文书の世界——トルファン文书の整理と研究》,知泉书馆,2016年,第55-84页。

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Ot.8109(见图2)是《周颂·酌》^①,经文大字,传文双行小字,也有乌丝栏,字迹与LM20-1466-12-14极为相似,应属同一写本,二者间隔了《敬之》《小瑟》《载芣》《良耜》《丝衣》诸篇。Ot.8109出土于吐峪沟,则LM20-1466-12-14也当出自吐峪沟。参照刊本文字及LM20-1466-12-14的复原格式,我们也可将Ot.8109的文字大致复原如下:



图2 Ot.8109

(前缺)

1 [之造,載用有嗣,][〔釐,和也。踴躍,武也。造,爲也。〔釐云:釐,釐也。〕來助我者,我釐而受用之。踴〔踴之士,皆〕

2 [爭來造王,王則用之。][實維爾公][允師。公,事也。〔釐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

(后缺)

2.LM20-1469-12-04 《小雅·四月》

本件首尾、上下均缺,首行上部是大字,下部可见有双行小字,第二行为大字,楷书,无界栏,唐写本。录文如下:

(前缺)

1]□□□[者我□[]

2]癘爲殘賊莫知其□[

(后缺)

第二行文字见于《小雅·谷风之什·四月》,最后残损的一字是“尤”,可推知首行残损之大字为“独何害”,传文为“者我独”,也是郑氏笺。敦煌本《诗经》与本件有重合的是P.2978《小雅·小旻一瞻彼洛矣》,但敦煌本基本为白文^②。单就本件而言,所存文字与刊本、敦煌本同,因缺乏据以定位的线索,给笔者的文字复原工作带来困难。幸运的是,大谷文书Ot.3326r也是《小雅·四月》的郑笺本,经文大字,传文双行小字,无界栏,唐写本,字迹与LM20-1469-12-04相似。Ot.3326r存7行,包括《四月》《北山》两篇,首行经文为“我日构祸曷云能槃”,与LM20-1469-12-04的“癘为残贼莫知其尤”只间隔有八字经文及其传文。根据Ot.3326r的文字内容及相对位置,笔者大致复原出整片的抄写格式,可以发现,LM20-1469-12-04正好位于Ot.3326r的前一行,因两件的字口不能完全吻合,故不敢遽断二者可以直接缀合,其相对位置如图3所示:

文字复原如下:

(前缺)

1 (民莫不槃,我)獨何害?〔箋云:槃,善也。民莫不得善其父母者,我獨何故睹此寒苦之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疎殘而善之,令不得善茂。〕

①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经籍8-5,国华社,1915年。小田义久编集:《大谷文书集成》第Ⅲ卷,法藏馆,2003年,录文第240页。

②《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2册,第583-6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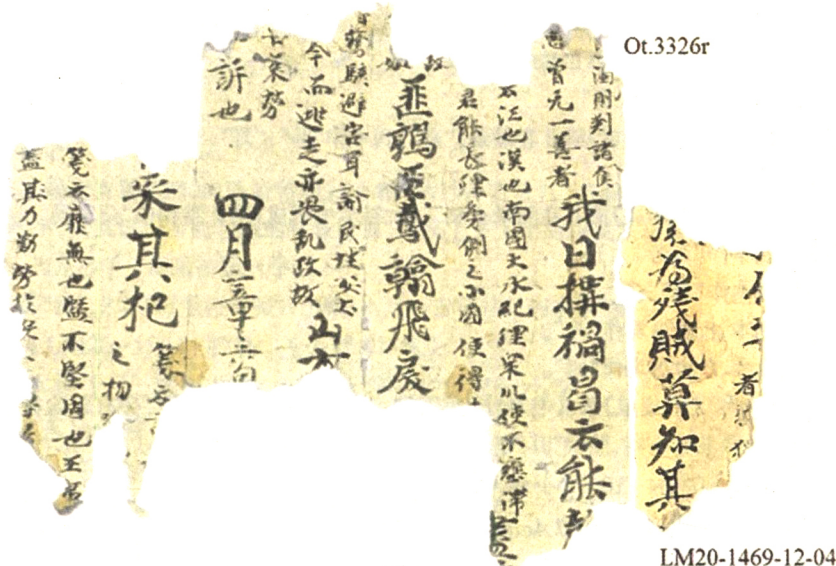


图3

- 2 (喻上多賦祿,富人財。蓋,而弱民與受困窮。)廢為殘賊①,莫知其无(廢,伏也。箋云:无,通也。言在位者貪殘。)(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
- 3 (一則清,一則濁。則諸侯。並焉)者。我日構禍,曷云能(構,成。曷,道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槩,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
- 4 (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大水④,紀理衆川,使不壅滯。)(皆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之小國⑤,使得其(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箋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群臣有土地曾無自保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
- 5 (今周之)政(乃反不)如⑥。匪鶉匪載⑦,翰飛戾(天。匪鱣匪魴,潛逃於淵。)(鶉,雁也。鶉,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淵。箋云:翰,高。戾,至。鱣,鯪也。魴,鰕之屬。魴,鰕之屬。魴,性自然也。非鶉鰕能高飛,非魴能潛逃。)
- 6 (淵)⑧。匪鶉匪載⑨。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杞,枸櫞也。桋,赤桋也。箋云:此百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重遺),今而逃走,亦畏亂故放。
- 7 (箋云:告哀⑩,勞⑪)《四月》二章⑬,章六句⑭。(《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 8 (陟彼北山,)采其杞。箋云:杞,我。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已行役不得其事。)(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王事靡盬,)
- 9 (憂我父母。)(箋云:憂,無也。靡,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國,不獲休息。)(父母思己而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大。率,備。)
- (后缺)

校記:

①“廢”,P.2978《毛詩·小雅·小旻—瞻彼洛矣》同,刊本作“廢”,阮校:“唐石經初刻‘廢’,后磨改‘廢’。”

②“者”,刊本无。

③“槩”,底本存上部分,刊本、P.2978作“谷”。

④“南国大水”,刊本作“南国之大水”。

⑤“之”，刊本无。

⑥“如”，《大谷文书集成》第Ⅱ卷未能释录。

⑦“戴”，刊本、P.2978作“鸢”。

⑧“皆惊”，《大谷文书集成》第Ⅱ卷漏录；“避”，刊本作“辟”；“耳”，刊本作“尔”。

⑨“谕”，刊本作“喻”。

⑩“告”，《大谷文书集成》第Ⅱ卷漏录；“哀”，《大谷文书集成》第Ⅱ卷释作“众”，误。

⑪“劳”，刊本作“言劳”。

⑫“诉”，刊本作“慙”。

⑬“二”，刊本、P.2978均作“八”。

⑭“六”，刊本、P.2978均作“四”。

⑮“尽”，《大谷文书集成》第Ⅱ卷释作“盖”，误。“尽”下底本原写“其”，旁有删除符号，《大谷文书集成》第Ⅱ卷不察，照录“其”字。

3.LM20-1480-04-10 《小雅·采芑》

本件首尾、下部残缺，9×7.4cm，天头1.4cm，皮纸，未上黄。有朱笔句读，楷书，无界栏，唐写本。录文如下，其中句读在底本上为朱色：

(前缺)

1□□□□[

2々.振旅[

3率止.執訊[

4如雷.顯[

5采芑[

(后缺)

检索文字可知，这是《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采芑》的白文本，首行残损文字为“鉦人伐”，第3行最后一字是“讯”，第4行最后一字是“显”，第5行首字是“采”。敦煌本P.2506《毛诗传笺》(小雅·六月一吉日)与本件有重合。大谷文书Ot.8112v亦为《采芑》篇白文本，有朱笔句读，楷书，无界栏^①，唐写本，字迹与LM20-1480-04-10绝似，且内容上下相续，可以断定原属同一写本。Ot.8112v出土于吐峪沟，LM20-1480-04-10也当出自吐峪沟。两件写本的相对位置如图4所示，文字复原如下：

(前缺)

1 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

2 淵，振旅[闐闐。蠹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①]

3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嘒[嘒嘒，如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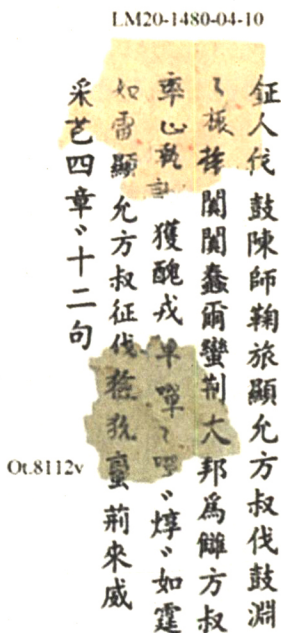


图4

①《西域考古图谱》下，经籍8-8。《大谷文书集成》第Ⅲ卷，录文第241页。

4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②狁,蠻[荊來威。]

5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后缺)

校记:

①据刊本和P.2506《毛诗传笺》(小雅·六月一吉日)，“方叔”后有“元老克壮其犹方叔”八字，但从该行所能容纳的字数计算，以及上下文字对应关系来看，因前后均有“方叔”二字，当是抄手于此处抄脱八字。

②“獫”，P.2506《毛诗传笺》(小雅·六月一吉日)同，刊本作“獫”。

4.LM20-1504-472b 《小雅·谷风》

本件上下、尾部均缺，经文大字，传文双行小字，楷书，有乌丝栏，唐写本。录文如下：

(前缺)

1] 鄭氏牋

2] □ 風及雨 興也風口 相感□□

3] 云將且□□
□ [] []

(后缺)

本件最早公布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中，但未定名^①。检索文字，此为《小雅·谷风之什·谷风》，首行必定是“郑氏笺”；第2行首字是“维”，传文是“兴也风雨相感朋友”，已至地脚；第3行传文是“云将且也恐惧喻遭厄难劝”，距地脚尚有三字空间。敦煌本P.2978《小雅·小旻一瞻彼洛矣》与本件有重合，经文部分全同。大谷文书Ot.4848亦系《谷风》，存两行^②，字迹与LM20-1504-472b相似，可上下缀合。Ot.4848出土于七克台，LM20-1504-472b自然也是出自该地。两件缀合后如图5所示，文字复原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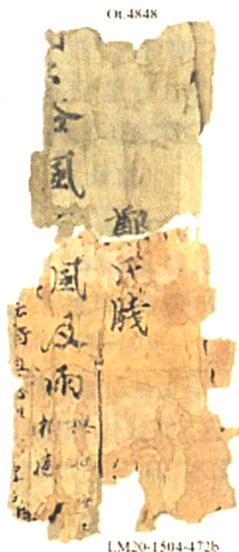


图5

(前缺)

1 [谷风之什詁訓傳第廿] [毛詩小雅] 鄭氏牋

2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谷風，[維]風及雨。
興也。風口相感。□□

3 [相感。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箋〕云：[維]，且也。[維]，[喻]遭厄[難]。[維]，[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維]我與女爾。爾同其憂難。

(后缺)

5.LM20-1522-08-16《小雅·宾之初宴》

①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法藏馆，2006年，第160页。

②《大谷文书集成》第Ⅲ卷，录文第47页。

本件首尾、上下均缺,经文大字,传文双行小字,楷书,乌丝栏,唐写本(见图6)。录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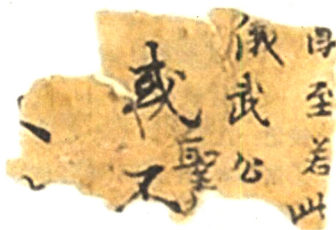


图6

(前缺)

1 []至若此[]

2 []或[]

3 [] [] []

(后缺)

检索传文,可知此系《小雅·甫田之什·宾之初宴》。传文首字为“醉”;第2行经文是“或否”,“否”右上角夹写“圣[]”,疑系有人改成《小雅·小旻》中的“或圣或否”;第3行是“不臧”。本件内容未见于之前的敦煌本和吐鲁番本。本件的文字定位线索不太明朗,试将文字复原如下:

(前缺)

1 []〔醉初出,與主人俱有美譽,聖至若此,〔是飲伐其體也。飲酒而誠〕〕

2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

3 [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后缺)

以上是对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诗经》残片进行初步的文字复原,可以看到,这5件残片中有4件都是毛传郑笺本,LM20-1480-04-10《小雅·采芣》虽然是白文本,但从经文判断,也应源自郑笺本,只是在抄录时略去了传笺部分,这在当时是一种较为通行的做法。如开成石经上所刻《毛诗》便仅有经文,没有传文,但其与《毛诗郑笺》本一样分为二十卷,仍题“郑氏笺”。敦煌所出《诗经》中,S.789、S.1722、S.3330、S.3737、P.4634等多个白文本也都是据《毛诗传笺》本抄录^①。

二、德藏 Ch.2254r 和 Ch.121 小考

如上所述,之前已知新疆出土的《诗经》有11个写本,我们新比定出的5件旅博物馆藏《诗经》有4件与大谷文书关系密切,因此写本总数可增加至12个。参照朱玉麒先生整理的《叙录》,笔者将目前所知新疆出土的《诗经》简况列表如下:

类型	篇名	年代	出土地	编号	出处
白文本	《周南·关雎序》	5世纪	阿斯塔那59号墓	66TAM59:4/1(a)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5页。
	《大雅·抑一云汉》	5世纪	洋海1号墓	2006TSYIM4: 5-1~4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86-191页。

①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145、147、149-150、154页。

(续表)

类型	篇名	年代	出土地	编号	出处
毛诗	《小雅·采绿—隰桑》	六朝写本	吐峪沟	Ch.2254r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185页。
	《小雅·采薇—出车》	唐代	吐峪沟	Ch.121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10页。
	《小雅·采芑》	唐代	吐峪沟	LM20-1480-04-10 Ot.8112v	旅博馆藏;《大谷文书》第Ⅲ卷,图版47、释文第241页。
	郑笺《周南·关雎序》 《郑风·缁衣》 《小雅·湛露—六月》	6世纪初	阿斯塔那52号墓	73TAM524:33/4-1; 33/4-2; 33/1-2,33/2-2, 33/2-2,33/1-1, 33/3(a)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37-142页。
	《小雅·谷风》	唐代	七克台	Ot. 4848 + LM20-1504-472b	《大谷文书》第Ⅲ卷,释文第47页;《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第160页。
	《邶风·旄丘—泉水》	初唐	雅尔湖旧城	黄文弼文书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第86、200页。
	《小雅·四月—北山》	唐代		LM20-1469-12-04 Ot.3326r	旅博馆藏;《大谷文书》第Ⅱ卷,图版83、释文第47页。
	《周颂·访落》 《周颂·酌》	唐代	吐峪沟	LM20-1466-12-14 Ot.8109	旅博馆藏;《大谷文书》第Ⅲ卷,图版47、释文第240页。
毛诗正义	《小雅·宾之初宴》	唐代		LM20-1522-08-16	旅博馆藏
	《邶风·谷风—式微》	唐代	吐峪沟	TIITD54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扉页图片”

这12个写本中,旅博馆藏和大谷文书的关系已如上节所述,黄文弼文书、阿斯塔那和洋海墓地所出、德藏TIITD54均已正式刊布,也有学者专门探讨^①,

①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年,第17-19页。虞万里:《吐鲁番雅尔湖旧城出土〈毛诗〉残纸考释》,《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第118-122、111页。胡平生:《吐鲁番出土义熙写本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的复原与考证》,《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68-80页。西胁常记:《〈毛诗正义〉写本残卷:消えたベルリンの一残卷と日本に传世する七残卷》,第29-64页。石立善:《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第63-84页。西胁常记:《中国古典時代の文书の世界——トルファン文书の整理と研究》,第55-84页。

惟德藏 Ch.2254r 和 Ch.121 论者甚少。

Ch.2254r《小雅·采绿—隰桑》是德国探险队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于吐峪沟所得,旧编号 T II T 2040,尺寸为 12.2×24cm,存 14 行,楷书,字颇佳,有乌丝栏,为六朝写本。荣新江先生最早介绍了此件^①。现据 IDP 照片(见图 7)录文如下:

(前缺)

1 之子于狩,言𩚑[𩚑]

2 釣維何? 維魴及旗^①。維魴及旗^②,[

3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

4 伯之職焉。

5 芄芄黍苗,陰雨[膏]

6 任我輦,我車我牛。我[

7 徒我御,我師我旅。我[

8 謝功,召伯營之。烈々[

9 平,泉流既清。召[伯]

10·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

11 盡心以事之也^③。

12·隰桑有阿,其葉有儺^④。[

13 桑有阿,其葉有沃。[

14 桑有阿,其葉有[

(后缺)

校记:

①“旗”,刊本作“𩚑”。

②“旗”,刊本作“𩚑”。

③“也”,刊本无。

④“儺”,刊本作“難”。

1-2 行是《采绿》章的后八句,3-9 行是《黎苗》章,10-14 行是《隰桑》章,在每章起首栏外以墨点标识起始。从抄写内容及字距来看,第 1 行 17 字,第 2 行抄完该章已是 15 字,即便因 4 字用重文符号代替,该行剩余空间也无法抄全“《采绿》四章々四句”。第 8 行 17 字,第 9 行为《黎苗》章末尾,抄完有 13 字,且无重文,剩余空间也无法抄全“《黎苗》五章々四句”。由此可以断定,本件每行章后无章名句数。

Ch.121《小雅·采薇—出车》也是德国探险队第二次中亚探险得之于吐峪沟,旧编号 T II T 1221,尺寸为 13.3×12.3cm,存 7 行,楷书,字颇大,有朱笔句

①荣新江:《柏林通讯》,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第 395 页。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主编:《华学》第 3 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第 311、3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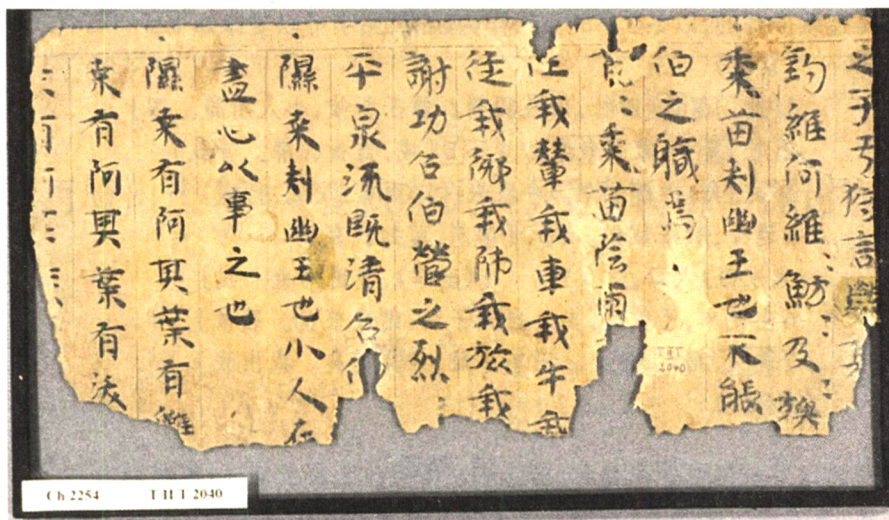


图7

读。此件也是荣新江先生最早揭示^①。现据IDP照片(见图8)录文如下:

(前缺)

- 1] 駕彼[
- 2] 翼翼，象弭□服。豈不①□[
- 3]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 4] 遲々，載渴載飢②。我□[
- 5] 采薇六章，々八句。
- 6] 我車，于彼牧[
- 7] 僕夫，謂之載[

(后缺)

敦煌本S.2049《毛诗郑笺》(豳风·七月一小雅·鹿鸣之什)、P.2514《毛诗郑笺》(小雅·鹿鸣之什)与本件有重合。

校记:

①“不”，刊本、S.2049同，P.2514作“敢”。

②“载渴载饥”，刊本、P.2514同，S.2049作“载饥载渴”。

第5行《采薇》后有章末标题及一章句数，此系唐太宗贞观中颜师古定本格式，据此可以判定为唐人写本。第6行为《出车》章首句，“我车”前当有“我出”二字，但抄写空间只容得下一个字，故第5行标题和句数之下应该是接续抄写了《出车》章序“《出车》，劳还率也”以及诗句的“我”字。由此可知，此件每首诗



图8

①荣新江:《柏林通讯》，第395页。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第311、314页。

都是连续抄写的,以2-3字的空格作为区隔,文字可以复原如下:

(前缺)

1[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

2[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曰][戒,玁狁孔棘。昔我]

3[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々。行道]

4遲々,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5《采薇》六章,々八句。〔《出車》,勞還率也。我]

6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

7[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

(后缺)

三、结语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有5件唐写本《诗经》残片,其中4件与大谷文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有2件的内容不见于之前所知的中古《诗经》写本。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2件《诗经》写本,其中1件的内容为新见。这7件《诗经》写本,有3件是白文本,4件为《毛诗传笺》本,多数是据《毛诗郑笺》抄录的,这再次印证,中古时代吐鲁番地区流行的《诗经》多为郑笺本。这批资料为我们展示了六朝到唐代,吐鲁番地区人们所读《诗经》传本的面貌。考虑到这些写本几乎都出自吐峪沟,而该地又是各种宗教汇聚之地,佛教寺院最为兴盛,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这些《诗经》写本很可能是寺学教育的产物,也再次说明儒家经典在当地得到了广泛传播。

【作者简介】徐媛媛,旅顺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西域文物。